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漢書六十六

漢護軍班撰

虞議美行警書監聚麟鬪顏

師古集註

公孫賀傳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

邪

師古曰昆音戶門反

景帝時為隴西守以將軍擊吳

楚有功封平曲侯著書十餘篇

師古曰藝文志陰陽家有

公孫渾邪十

賀少為騎士從軍數有功自武

五篇是也

六

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即位遷至
大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
寵元光中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出
雲中後五歲以車騎將軍從大將軍青出
有功封南窳侯臣瓚曰茂陵中書賀封南窳侯表亦作奇師古曰窳奇師二字同耳音
並音教反後再反以左將軍出定襄無功坐酎金
失侯復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
功師古曰沮音子閭反後八歲遂代石慶為丞相封葛

公孫賀

繹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師古曰督謂察視也自公
孫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
事死師古曰比類也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
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
本邊鄙以笨輦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
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
相賀不肯起上廼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
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

公孫賀

公孫賀

公孫賀

公孫賀

公孫賀

負重責真從是殆矣師古曰殆危矣賀子敬聲代賀為
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以皇后姊子
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
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
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
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
也聞賀欲以贖子罪笑曰丞相禍及宗矣
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

公孫賀

我械

師古曰斜谷名也其中多木械謂桎梏也言我

斜音弋奢反○劉氏校本云監本贖子下無罪字

安世遂從獄中上書

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

師古曰武帝女及使人巫

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

師古曰甘泉宮

在北山故欲往皆言上也刻木為人象人之形謂之偶人偶並也對也○劉放曰使人巫多人字

祝

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

子死獄中家族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

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語在江

充戾園傳

師古曰武五子傳敘戾太子
蓋戾而置園邑故云戾園也

劉屈氂傳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太子也

師古曰屈
音其勿反

又音其
勿反

不知其始所以進征和二年春制詔

御史故丞相賀負倚舊故乘高執而為邪

師古

曰帝為太子賀已
為舍人故云舊故

興美田以利子弟實客不顧

元元無益邊穀

如淳曰成邊卒糧乏不
能為方計以益之也

貨賂上

流師古曰丞相貪冒受賂于下故
使眾庶貨賂上流執事者也

朕忍之以久矣終

不自革

師古曰
革改也

廼以邊為援

如淳曰使內郡自作
車耕者自轉所以饒

邊饒邊所以行恩施為已
名援也或曰以胡為援也

使內郡自省作車

服

曰詐令內郡自省作車轉輸也邊屯無事之時宜自治
作車以給軍用師古曰令郡自省減諸餘功用而作車

也省音
所領反

又令耕者自轉

文穎曰自
輸穀於邊

以困農煩擾

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減

師古曰重謂懷孕者
也言轉運之勞畜產

音困故使懷孕者為之傷耗以減武備也耗
音呼到反○宋祁曰故字下景本有反字

下吏妄

賦百姓流云又詐為詔書以姦傳朱安世

師古曰傳
逮捕也

獄已正於理

○劉敞曰獄
合屬上句

其以涿郡

太守屈髦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

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師古曰待得賢人當拜為右丞相○宋祁曰長史下

當添使字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以澎丑二

千二百封左丞相為澎侯服虔曰澎音彭晉灼曰東海縣其

秋戾太子為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

府屈髦挺身逃亡其印綬師古曰挺身也獨引身而逃難故失印綬

也是時上避暑在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

置以聞師古曰置謂所置驛也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

劉向校尾

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

謂祕也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

公不誅管蔡平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

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師古曰櫓楫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為櫓用

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也毋接短兵多殺傷士眾師古曰用短兵

則士眾多死傷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既誅

充發兵言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羣臣

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

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

兼將太子亦遣使者橋制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從手橋制託稱詔

命也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師古曰京師諸官府發武庫兵

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

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校各宣

曲宮也並胡騎所屯今鄠縣東長水鄉即舊營校之地○宋祁曰持節發下別本有兵字皆以裝

會侍郎莽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

曰節有詐勿聽也○劉敞曰以當作已遂斬如侯引騎

劉亞山卷尾

入長安又發輯濯士以予大鴻臚商立成

師古曰輯濯士王用輯及濯行船者也短曰輯長曰濯輯音集字本從未其音同耳濯字本亦作濯並音直孝

反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為黃

旄加上以相別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

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

太子引兵去歐四市人師古曰歐與驅同凡數萬眾

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

數萬人血流入溝中師古曰溝街衢之旁通水者丞相附兵

大司馬

卷之三

六

六

浸多

師古曰浸漸也

太子軍敗南奔犇覆盎城門得出

師古曰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城門一號杜門

會夜司直田仁部

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

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

先請柰何擅斬之丞相釋仁

師古曰釋放也

上聞而

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

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

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節懷

劉向出救

二心司直田仁縱太子皆要斬上曰侍郎

莽通獲反將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

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力

戰獲反將張光其封通為重合侯建為德

侯成為稅侯

孟康曰稅音如在濟陰成武今有亭

諸太子賓客嘗出

入官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

吏士劫略者徙敦煌郡

師古曰非其本心然被太子劫略故徙之也

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後二

十餘日太子得於湖語在太子傳師古曰其湖縣名

明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丞

相為祖道送至渭橋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設宴飲焉與廣

利辭決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

子如淳曰漢儀注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師古曰揚惲傳立常謂惲為君侯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非必在於丞相也如氏

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師古之說不為通矣

若也日如屈釐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

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釐子妻故共欲

屈釐將軍

立焉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

相夫人以丞相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

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

為帝有司奏請按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

載屈釐厨車以徇師古曰厨車載食之車也徇行示也要斬東市

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

師聞之降匈奴宗族遂滅

車千秋傳

三十五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師古

曰劉敬所言徙關東九族者千秋為高寢郎師古曰高廟衛寢之郎會衛

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

太子寃師古曰所告非常故云急變也曰子弄父兵罪當笞

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

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

無他意廼大感寤召見千秋至前千秋長

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說之師古曰說音曰悅

車千秋一

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

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

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師古曰當其立見而數即拜之言不移時也

月遂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

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師古曰伐勞功也閱經歷也

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

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

拜丞相何用得之師古曰言此人何以得為相也使者曰以上

書言事故單于白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

賢也○宋祁曰苟字新本係妄一男子○宋祁曰苟上書即得之矣

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為辱命欲下之

吏良久廼貫之師古曰貫寬縱也謂然千秋為

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師古

曰言稱其職也初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

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欲寬廣上意尉

安眾庶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也是以漢書廼

車千秋

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

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下

自虞樂師古曰虞與娛同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

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

夫師古曰謂與太子戰死者也○劉敞曰既云朕日

一食者累月廼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

心既事不咎師古曰言既往之事不可追咎雖然巫蠱始發詔

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師古曰督祭視也廷尉治

大司五

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鞠也師古曰鞠問也曩者江充

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師古曰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芳也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

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

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師古曰言往往尚為

蠱也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媿之甚何壽之

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

館師古曰謝告也館官舍也書曰毋偏毋黨王道蕩蕩師古曰

也

車千秋

曰周書洪範之辭也毋有復言師古曰不許其更請後歲餘武帝疾

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為太子師古曰鉤弋宮名也昭帝母趙

婕妤居之故號鉤弋夫人也拜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

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立受

遺詔輔道少主師古曰道讀曰導武帝崩昭帝初即

位未任聽政師古曰年幼故未堪聽政○未政事

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

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

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
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師古曰督視也千秋曰唯將軍
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
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相訖昭帝
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
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
鹽鐵之議起焉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令百姓皆得煮鹽鑄鐵因摠論政治得失也
千秋為相十二年薨謚曰定侯初千秋年老

車千餘

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
曰車丞相子順嗣侯官至雲中太守宣帝
時以虎牙將軍擊匈奴坐盜增鹵獲自殺
國除桑弘羊為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為國家
興權筦之利師古曰權謂專其利使入官也筦即管字也義與幹同皆謂主也權解在昭紀○宋
伐其功師古曰自矜其功也欲為子弟得官怨
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劉氏校本云一本子下無弟字

王訢傳

丁九

百九十六

卷六

十一

王訢濟南人也師古曰訢字與欣同以郡縣吏積功稍

遷為被陽令孟東曰故千乘縣也被音罷師古曰音皮彼反武帝末軍

旅數發郡國盜賊羣起繡衣御史暴勝之

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石

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

師古曰質鎡也欲斬人皆伏於鎡上也鎡音竹林反仰言曰使君顓殺生

之柄威震郡國師古曰為使者故謂之使君使音所吏反顓與專同今復

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

恩貸師古曰貸猶假也言饒假之貸音士戴反令盡死力勝之壯其

言貫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訢

徵為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

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修治供張辦師古曰供音居

用反張音竹亮反武帝嘉之駐車拜訢為真視事十

餘年昭帝時為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為丞

相封宜春侯明年薨謚曰敬侯子譚嗣以

列侯與謀廢昌邑王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豫益封

三百戶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莽篡位

宜春氏以外戚寵張晏曰莽諱取同姓故氏侯邑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若云

上氏則與莽族相涉故以侯號稱之耳莽本以與譚得姓不同祖系各別故為婚取女既非私竊不須避諱諱亦

不可掩也○宋自訢傳國至玄孫莽敗廼絕

揚敞傳

揚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為軍司

馬霍光愛厚之稍遷至大司農元鳳中稻

田使者燕蒼君知上官桀等反謀以告敞敞

揚敞

素謹畏事不敢言廼移病卧師古曰移病謂移居也

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蒼君延

年皆封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師古曰問

之不即後遷御史大夫代王訢為丞相封

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亂

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

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

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師古曰唯唯恭

應之辭也音弋癸反延年起至更衣師古曰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也徹

夫人遽從東箱師古曰謂徹曰此國大事今

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

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

師古曰與延年從更衣還徹夫人與延年參

語許諾師古曰三人共請奉大將軍教令遂

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宣帝即位月餘徹薨

謚曰敬侯子忠嗣以徹居位定策安宗廟

揚敞

益封三千五百戶忠第惲

惲字子幼師古曰惲音於粉反以忠任為郎補常侍騎

師古曰為騎郎而常侍故謂之常侍騎也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

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好交

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為左曹霍氏謀反

惲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召見言狀

霍氏伏誅惲等五人皆封惲為平通侯遷

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

書是得出曰山郎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移病盡一

日輒償一沐晉灼曰五日一洗沐也師古曰言出財用者雖非沐沐常得在外也貧者

實病皆以沐假償之也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即日

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師古曰郎官之職各有主部故行錢財而擇其

善以招權也貨賂流行傳相放效師古曰放音斧往反惲為

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

應劭曰長久也一歲之調度也蘇林曰簿書給練之長也師古曰應說說是也言摠計一歲所須財用及文書之調度而移大司農以官錢供給之更不取於郎也其

楊惲

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

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

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

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

為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初惲受父財五

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

亦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

再受此言千餘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

此憚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憚

伐其行治師古曰自矜其節行及政治之能也又性刻害好發人

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

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大僕戴長樂相失

卒以是敗師古曰卒終也長樂者宣帝在民間時與

相知及即位拔擢親近長樂嘗使行事肄

宗廟服虔曰兼行天子事先肄習威儀也師古曰肄音弋二反還謂掾史曰

我親面見受詔副帝肄稅侯御師古曰我副帝肄而稅侯

楊憚

廼為御耳御謂御車也統音丁故反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

事下廷尉長樂疑憚教人告之亦上書告

憚罪高昌侯車犇入此掖門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憚語

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曾有犇車抵殿門

師古曰抵觸也音丁禮反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

此天時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

獄憚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憚曰聞君

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憚曰事何容易脛

脛者未必全也

師古曰脛脛直貌也

我不能自保

師古曰言我尚

不能自保訟人何以得活

真入所謂鼠不容穴術窶數者

也

李奇曰真入正人也如淳曰所以不容穴坐術窶數者數自妨故不得入穴也師古曰窶窶戴器也窶窶音

其羽反數音山羽反解在東方朔傳惲自云今之訟人亦於已有妨○宋祁曰正文數者也多也字

又中

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

朝二千石

師古曰謂譯者所錄也視讀曰示

惲曰冒頓單于得

漢美食好物謂之殍惡單于不來明甚

師古

曰侍使者云單于欲來朝故惲云不來

惲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

楊惲

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

其過可以得師矣

師古曰過此謂經過此也問其過謂桀紂之過惡

畫人

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惲聞匈奴降

者道單于見殺惲曰得不肖君大臣為畫

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

師古曰無處所謂死滅也

若秦

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

大臣即至今耳

師古曰言國祚長遠可以至今猶不亡也

古與今如

一丘之貉

師古曰言其同類也貉獸名似狐而善睡音胡各反

惲妄引亡國

以誹謗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

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

也張晏曰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者春秋無久陰不雨之異也漢史記勝所言故

曰春秋所記謂說春秋灾異者耳師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說者因論久陰附著之也張謂漢史為春秋失之矣

行必不至河東矣張晏曰后土祠在河東天子歲祠之以主上為

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

問左驗明白師古曰定國于定國也左證左也奏

惓不服罪而召戶將尊蘇林曰直王門戶者也師古曰戶將官名主戶衛屬

光祿也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師古曰飭與敕同富平侯張延

壽也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師古曰言

不久活也惓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

矣言時不聞惓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師古曰令延壽

證云惓無此語長樂誣之也尊曰不可惓怒持大刀曰蒙富

平侯力得族罪師古曰惓言富平侯依太僕言而證之則我得罪至於族滅深怨之

辭也毋泄惓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文穎曰勿使大僕聞

惓此語師古曰亂餘事者恐長樂心忿更加增其餘罪狀也惓幸得列九卿諸

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

師古曰與讀曰豫

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為詿

惡言

師古曰詿與妖同

大逆不道請逮捕治上不忍

加誅有詔皆免惲長樂為庶人惲既失爵

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

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

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

為可憐之意

師古曰闔閉也

不當治產業通賓客

楊惲

有稱譽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以暗昧

語言見廢

師古曰暗與暗同

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砥

師古曰砥致也音之履反

幸賴

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

終非其任卒與禍會

師古曰卒亦終也

足下哀其愚

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

師古曰蒙蔽也督視也

殷勤甚

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

師古曰惟思也

而猥

隨俗之毀譽也

師古曰猥曲也

言鄙陋之愚心若逆

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

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然望稱引為詆

惡言師古曰詆與妖同大逆不道請逮捕治上不忍

加誅有詔皆免惲長樂為庶人惲既失爵

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

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

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

為可憐之意師古曰闔閉也不當治產業通賓客

楊惲

有稱譽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以暗昧

語言見廢師古曰暗與暗同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師古曰底致也音之履反幸賴

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

終非其任卒與禍會師古曰卒亦終也足下哀其愚

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師古曰蒙蔽也督視也殷勤甚

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師古曰惟思也而猥

隨俗之毀譽也師古曰猥曲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

指而文過

師古曰逆足下之意指而自文飾其過

默而息乎恐違孔

氏各言爾志之義

師古曰論語云顏回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故揮引之。宋

祁曰息乎疑作自守之義疑作之善

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

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

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

師古曰與

曾

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

與羣臣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志已負

竊位素餐之責久矣

師古曰素空也不稱其職空食良祿也

懷祿

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

師古曰橫音胡

孟友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

滅不足以塞責

師古曰塞補也

豈意得全首領復奉

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

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驅說以忘罪

師古曰說讀曰悅

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

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

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

師古曰充縣官之賦故也

不意當復

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

弗禁故君父至尊親師古曰父至尊親君至尊送其終也有

時而既張晏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師古曰既已也劉敞曰悼但云送終三

年本不及放逐逐二月也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

歲時伏臘烹羊包羔斗酒自勞師古曰包羔炙肉也即今

所謂也包音炒交反音一高反勞音來到反家本秦也能為秦聲

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

耳熱仰天拊缶應劭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師古曰缶即今之盆類也而

揚

呼烏烏師古曰李斯上書曰云擊甕叩缶彈箏擗髀而呼烏烏快耳者真秦聲也是關中舊有此曲

也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

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張晏曰山

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巨者貞實之物當在困倉零落

在野喻已見放棄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師古曰其且莖也音基須待反是日也拂

衣而喜奮鬣低印師古曰鬣袖字頓足起舞誠淫

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師古曰自謂為可也憚幸有餘

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

汗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
不寒而栗師古曰栗竦宿也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
靡師古曰言逐衆議皆相毀也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
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
之意也○宋祁曰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卿字當刪
庶人之事也師古曰引董仲舒之辭也仲舒傳作皇皇也故道不同
不相為謀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今子尚安
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

揚輝

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應劭曰段干木

田子方魏賢人也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師古曰漂然高

遠意槩度量也漂音匹遙反頃者足下離舊土臨

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文穎曰昆戎之地也子

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

志矣師古曰言豈隨安定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道今乃見子之志與我不同者也

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師古曰旃之也言子當自勉厲

以立功名下須又憚兄子安平侯譚為典屬國

多與我言也

謂惲曰西河太守建平杜戾師古曰杜延年前以罪

過出今徵為御史大夫戾罪薄又有功且

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惲

素與蓋寬見饒韓延壽善譚即曰縣官實

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

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如淳曰騶

馬以給騶使乘之佐主猥馬吏也有史有佐名成者驕奢不悔過日食之

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

楊惲

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師古

曰當謂處斷其罪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不諫正

惲與相應有怨望語免為庶人召拜成為

郎諸在位與惲厚善者未央衛尉章玄成

京兆尹張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蔡義傳

蔡義河內溫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

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逮眾門下好事者

相合

師古曰言衆斂錢物

為義買犢車令乘之數歲遷

補覆盎城門候

師古曰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

久之詔求能為

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

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云所比容貌不及衆

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

於經術也願賜清問之燕

師古曰燕安自息也問讀曰閑

得

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

師古曰下說讀

悅曰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

蔡義

拜為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為丞相封

陽平侯又以定策安宗廟益封加賜黃金

二百斤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須

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

師古曰俛即俯字也僂曲背也僂音力主反

劉放曰俛讀如本字自可

常兩吏扶夾迺能行時大將軍

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

可顯制者

師古曰顯與專同其後類此

光聞之謂侍中左

右及官屬曰以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謂

云云

師古曰云云衆語謂有不選賢之言也

此語不可使天下聞

也義為相四歲薨謚曰節侯無子國除

陳萬年傳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為郡吏察舉

至縣令遷廣陵太守

師古曰屢被察廉及舉薦故得遷也○宋祁曰遷也

改作遷之以高第入為右扶風遷太僕萬年廉

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

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

陳萬年

千石上謁問疾

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

遣家丞出謝謝

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迺歸及吉病甚上

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

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

病卒子咸字子康年十八以萬年任為郎

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

遷為左曹萬年嘗病命咸教戒於牀下語

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

大司馬

萬年

萬年

萬年

萬年

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師古曰大要大

歸也調古諂字也

萬年廼不復言萬年死後元帝擢

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

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是時

中書令石顯用事顯權咸頗言顯短顯等

恨之時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

奏未下

師古曰天子未下其章也

咸素善雲雲從刺候教

陳萬年

令上書自訟

晉灼曰雲從咸刺探伺候事之輕重咸因教令書

於是石顯

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

師古曰掠答擊也音力向反

減死髡為城旦因廢成帝初

即位大將軍王鳳以咸前拍言石顯有忠

直節奏請咸補長史遷冀州刺史奉使稱

意徵為諫大夫復出為楚內史北海東郡

太守坐為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

起家復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

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師古曰府謂郡之府○宋祁曰輸府

下當添下字以律程作司空師古曰司空主作役之官為地曰木

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鈇衣服不如法

師古曰鉗在頸鈇在足皆以鐵為之鉗音其炎反鈇音弟輒加罪答督作劇

不勝痛師古曰作程劇若又被督察答罰既多故不勝痛也自絞死者歲

數百千人久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其治放

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

物以自奉養師古曰調音徒鈞反奢侈玉食師古曰玉食美食如玉也

陳万年

然操持掾史師古曰操執也音千高反郡中長吏皆令閉

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勅書曰師古曰公然移書以約勅

也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

得然哉下吏畏之豪彊執服師古曰執讀曰熱音之涉反

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咸三公子少顯

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

宦絕在咸後皆以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

於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

咸數賂遺湯予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
城死不恨師古曰子公湯之字後竟徵入為少府少府
多寶物屬官咸皆鉤校發其姦臧師古曰鉤音工候反
没入辜權財物師古曰辜罪也推專固也官屬蜀及諸中官
黃門鉤盾掖庭官吏舉奏按論畏咸皆失
氣為少府三歲與翟方進有隙方進為丞
相奏咸前為郡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
民主守盜受所監如淳曰律主守而盜直十金棄市師古曰受所監法解在景帝

陳万年

紀螿式亦反

而官媚邪臣陳湯以來薦舉苟得無
恥不宜處位咸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
方正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免之
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故郡以
憂死

鄭弘傳

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師古曰穉古稚字兄昌字
次卿亦好學皆明經通法律政事次卿為

咸數賂遺湯予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

城死不恨師古曰子公湯之字後竟徵入為少府少府

多寶物屬官咸皆鉤校發其姦臧師古曰鉤音工候反

没入辜權財物師古曰辜罪也推專固也官屬蜀及諸中官

黃門鉤盾掖庭官吏舉奏按論畏咸皆失

氣為少府三歲與翟方進有隙方進為丞

相奏咸前為郡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

民主守盜受所監如淳曰律主守而盜直十金棄市師古曰受所監法解在景帝

陳万年

紀螿式亦反

而官媚邪臣陳湯以來薦舉苟得無

恥不宜處位咸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

方正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免之

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故郡以

憂死

鄭弘傳

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師古曰穉古稚字兄昌字

次卿亦好學皆明經通法律政事次卿為

太原涿郡太守弘為南陽太守皆著治迹
條教法度為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不如
弘平遷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京師
稱之代韋玄成為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
房論議免語在房傳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
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
輸師古曰酒榷均輸解
在武紀及食貨志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

鄭弘

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此

廼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師古曰竟
讀曰竟國家大業

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

帝時汝南相寬次公師古曰次公
者寬之字治公羊春秋

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

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

師古曰即今之所行
鹽鐵論十卷是也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

法焉其辭曰師古曰謂相寬
總評議其善惡觀公卿賢良文

學之議異乎吾所聞

師古曰論語載子張之言言不與已志同也故寬引

聞汝南朱生言

宋祁曰朱下當添先字

當此之時英俊

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

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

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

其斷

師古曰斷音丁喚反

辯者騁其辭斷斷焉行行

焉

師古曰斷斷辯爭之貌行行剛彊之貌也斷音牛斤反行音胡浪反

雖未詳備

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橋當世

反諸正

師古曰正曲曰橋諸之也橋讀與矯同其字從手

彬彬然弘博

君子也

師古曰彬彬文章貌也音彼旻反

九江祝生奮史魚

之節發憤滿譏公卿

師古曰滿音滿又音莫本反

介然直

而不撓

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

可謂不畏彊圉矣桑大

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

鉅儒宿學不能自解

師古曰解釋也言理不出於弘羊也

博物

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

於末利

師古曰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一說放依也音方往反論語無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也 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墮其性以及厥

宗師古曰性生也調與上官無謀反誅也車丞相履伊呂之列

當軸處中括囊不言足容身而去師古曰括結也易坤卦六

四爻辭曰括囊无咎无譽言自閉慎如囊之括結也彼哉彼哉師古曰論語云或問子西

孔子曰彼哉彼哉言彼人哉無足稱也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

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

苟合以說其上師古曰說讀曰悅斗筭之徒何足選

也師古曰筭竹器也容一斗選數也論語云子貢問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孔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選也言

鄭弘

其材器小劣不足數也筭音所交反
選音先阮反噫歎聲也噫音於其反

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參校其有異同並附於古註之下

公孫田劉三楊蔡陳鄭傳第二十六

揚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漢書六十七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唐議奏行秘書監魏瓘國子顏

師古

集註

揚王孫傳

揚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

千金厚自奉養生之所不致

師古曰致至也。劉敞曰顏說非也。凡奉

養難得之物皆能致之以自供也

及病且終先令其子

師古曰先令為遺令

曰吾欲贏葬以反吾真

師古曰贏若不為衣衾棺槨者也反歸也真者



自歸之道也。贏音郎。果反。劉敞曰：形魂復歸于土，此其所謂反真也。何自然之謂。必云易吾

意師古曰：易改也。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

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

不從，重廢父命師古曰：重難也。欲從之心又不忍，迺

往見王孫友人祁侯師古曰：祁侯，繒賀之孫承嗣者，名它。祁侯

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

得詣前師古曰：詣至也。至前，言來見也。願存精神，省思慮，進

近醫藥宋祁曰：近字當刪。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

楊王孫

葬，令死者云：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

下，將羸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

曰：為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

區區獨守所聞師古曰：區，區小意也。願王孫察焉。王孫

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

為制禮，今則越之師古曰：言踰禮而厚葬也。吾是以羸葬

將以矯世也師古曰：正曲曰矯。劉氏校本云：葬下少者字。夫厚葬誠云

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

之地下師古曰靡散也或廼今日入而明日發

師古曰言見發掘也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

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

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云形

云聲廼合道情夫飾外以華眾厚葬以鬲

真師古曰鬲與隔同其後並類此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

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

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師古曰文子稱天氣為竟延陵季子

揚王孫

云凡骨肉下歸於土是以云然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

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師古曰塊音口

對反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末口含玉石

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廼

得歸土就其真宅劉氏校本云別歸土作親土絲是言之焉用

久客師古曰言不用久為客也絲讀與由同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為

廩師古曰言不用久為客也絲讀與由同葛為絨服度曰窆音敏窆空也空木為廩師古曰廩即積字也積小棺也葛葛蔓

也一曰葛亦草名葛之類也絨束也葛音力水反絨音工咸反其穿下不亂泉上

不泄殛師古曰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師古曰

曰尚崇也言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

謂師古曰謂者名稱也亦指趣也今費財厚葬留歸鬪至死

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為

也師古曰於讀曰烏戲讀曰呼祁侯曰善遂言羸葬

胡建傳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

正丞師古曰南北軍各有正正又置丞而建未得真官兼守之○劉敞曰南北軍各有正正又置丞

而建未得真官兼守之建之所守軍正之丞耳朱嘗兼守正也故建奏云丞於用法疑若兼守正何疑之有自

是其時無正耳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

尉薦走卒甚得其心師古曰尉者自上安之也時監

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師古曰坐賈曰

賈為賈物之區也區者小室之名若人小庵屋之類耳故衛士之屋謂之區廬宿衛宮外士稱為區士也賈音

古其下建欲誅之廼約其走卒師古曰曰我欲

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

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

堂皇上

師古曰校者軍之諸部校也室無四壁曰皇

建從走卒趨至

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

史曰取徒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

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

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

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

軍垣以求賈利

師古曰公謂顯然為之

私買賣以與士

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云以帥先士

胡建

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

帝李法曰

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府孟康曰兵書之法也師古曰李者法官之

號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稱其書曰李法蘇說近之

壁壘已定穿窬不

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

師古曰窬小竇也音踰繇讀曰由同下皆

類此臣謹案軍法曰正三屬將軍將軍有罪

已聞

師古曰言軍正不屬將軍將軍有罪過得表奏之○宋祁曰已改作以

二千石

以下行法焉

孟康曰二千石謂軍中校尉都尉之屬

丞於用法

疑

孟康曰丞屬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

執事不諉上

師古曰諉累也言執事者當見

法即行不可以事累於上也法即行不可以事累於上也臣謹以斬昧死以聞諉音女瑞反累音力瑞反

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

何文吏也師古曰司馬法亦兵書之名也解在王三父偃傳詔言在於軍中何用文吏議也

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

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師古曰慮謂計念也先意

謂先為之意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師古曰欲致民勇志使不

比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後為渭城令

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

胡建

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

然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

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

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

追吏師古曰犇古奔字也犇走赴之而射也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

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云它坐服虔曰言游徼奉公

無它坐也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師古曰甲舍即甲

長公主射甲舍門師古曰甲舍即甲知吏賊傷

奴辟報故不窮審

蘇林曰辟迴也報論也斷欲為報故言有故也不窮審不窮盡

其事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言為游傲避罪而妄報文書故不窮治也辟讀曰避

大將軍霍光

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傳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

客執仇

師古曰借助也音子夜反

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

勇力聞年四十廼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

胡建

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

業好倜儻大節

師古曰倜音吐歷反

當世以是高之元

帝時琅邪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

嘉上封事

師古曰守華陰縣丞者其人名嘉

言治道在於得賢

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

師古曰右言在上也不可

不選平陵朱雲兼資其文武忠正有智略可

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

上廼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

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
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
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師古曰上爵大官也
圖謀也柄臣執權之
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
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
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
試然後爵之又况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
犯法下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

朱雲

異今御史大夫禹絜曰廉正經術通明有
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
雲師古曰猥曲也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
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
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
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
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
貴辯口師古曰乘因也言
因籍尊貴之權也諸儒莫能與抗皆稱

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師古曰齋

衣下之裳音子私反抗首而請音動左右師古曰抗舉也既論

難連柱五鹿君師古曰柱刺也距也音竹度反故諸儒為之語

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師古曰嶽嶽長角之貌繇是

為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

正為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

為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

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書言丞

朱雲

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李奇曰不能有所卻也師

古曰周書君奭之篇稱周公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有夏有若號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又曰亡能往來故

雲引此以為言也○宋祁曰上書越本作上疏○劉氏校本云註文有所下有前字而咸數毀

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師古曰風讀曰諷

羣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

言雲暴虐三狀師古曰無善狀也時陳咸在前聞之

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為定奏草求下御

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

罪師古曰立成也雲云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

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

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下

治師古曰咸為御史中丞而奏請下中丞故云自下治後知雲云命罪人而

與交通雲以故不得師古曰吏捕之不得上於是下咸

雲獄減死為城旦○宋祁曰獄下當添治字咸雲遂廢錮

終元帝之世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

禹○劉放曰故字當在丞相上禹時罷相侯如故也以帝師位特進其尊

朱雲

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

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

師古曰尸主也素空也尸位者不舉其事但主其位而已素餐者德不稱官空當食祿孔子所

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

者也師古曰皆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苟患失其寵祿則言行僻邪無所不至也臣願

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師古

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劍利可以斬馬也上問誰也對曰

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

辱師傳

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反又音刪

罪死不赦御史將雲

下雲攀殿檻檻折

師古曰檻軒前欄也

雲呼曰

師古曰呼叫也音火

故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

師古曰關

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之諸父皆以諫而死故云然

未知聖朝何如耳

師古曰

曰言殺直臣其聲惡

御史遂將雲至於是左將軍辛慶

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

直於世

師古曰著表也言此名以彰表

使其言是不可誅其

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

朱雲

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殿檻上曰

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補合之也旌表也

劉氏校本云駁字折

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鄆田時

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

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

容謂雲曰

師古曰從音七庸反

在田野云事且留我東

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廼欲相吏

邪

師古曰小生謂其新學後進言欲以我為吏乎

宣不敢復言其教授

擇諸生然後為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
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為博士望至泰山太
守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樂遺
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師古曰棺
棺裁容身也士周於為文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樽家墳裁容樽也

梅福傳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
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師古曰
豫章之

梅福

縣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師古曰

曰附縣道之徒而封求假輅傳師古曰小車之傳也

奏也變謂非常之事誦行在所條對急政師古曰條對者一條錄而對之輒報罷

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

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

王氏浸盛師古曰浸漸也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

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

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師古曰遁逃也

夫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曰先猶言先生也一日先謂在秦時箕

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師古曰箕子紂之諸父故言疏家畔親也不

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

圜師古曰不及恐失之也轉圜言其順易也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

考其素師古曰直取其功不論其舊行及所從來也陳平起於亡命

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師古曰立

以為大將軍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師古曰言四面而至爭進

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

壽福

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

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師古曰鴻毛喻輕拾遺言

其易也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師古曰亡讀曰無

孝文皇帝起於代谷師古曰從代而來即帝位非有周召

之師伊呂之佐也師古曰召讀曰邵循高祖之法加

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乎師古曰幾音距依反繇是

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

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師古曰軌法也壞

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

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

說至言師古曰說讀曰悅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

顯功師古曰謂諫爭合意即得官爵不由薦舉及軍功也廉廉吏也茂茂材也是以天

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

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

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張晏曰民有三年之儲曰升平於是

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

梅福一

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

於本朝師古曰本朝漢朝也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

也服虔曰臣執陵君也師古曰謂淮南大臣相內史之屬也方今布衣廼窺

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曰成帝鴻

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

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李奇曰求索與已和及隨已者而

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

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劉敞曰漢氏世寶

漢氏世寶

隨和珠玉謂匹夫至欲求士者國之重器得士

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已解於上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

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

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

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師古曰九九筭術若今九章五曹之輩

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

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

福

鄙叩關自鬻師古曰秦武王即孝公之孫惠文王之子也任鄙力士也繆公

行伯繇余歸德師古曰即秦穆公也伯讀曰霸繇讀曰由今欲致天

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

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

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薄吐忠

言師古曰備音蒲嘉謀日聞於上天天下條貫國家表

裏爛然可睹矣師古曰爛然分明之貌也夫以四海之廣

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雋桀

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

之當世合時務師古曰曰質正也若此者亦亡幾人師古

曰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豈反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

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師古曰底細石也音之履反又音紙孔子

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工

以喻國政利器喻賢材至秦則不然張誅謗之罔以為

漢歐除倒持泰河授楚其柄師古曰太阿劍名歐治所鑄也

言秦無道令陳涉項羽乘間而發譬言倒持劍而以把授與人也故誠能勿失其柄

梅福

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

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師古曰辟讀曰闢今不

循伯者之道師古曰伯讀曰霸次下亦同廼欲以三代選

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

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宋祁曰而當作且字故

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師古曰盜嫂受金之事晉

文召天王齊相用其讎師古曰召天王謂狩于河陽也用其讎謂以管

仲為相並解於上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

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

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師古曰緒謂餘業也猶以

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

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鵠遭害則仁鳥增

逝師古曰戴鵠也仁鳥鸞鳳也戴音綠愚者蒙戮則知士深畏師古

曰蒙被也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

廷尉而死者衆師古曰以其所言為不急而罪之也自陽朔以來

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師古曰防人之口法禁嚴切也羣臣

梅福

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

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

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

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

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師古曰具臣具位之臣無益者

也矯正也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

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

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

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

軌杜云秦之路師古曰杜塞也數御十月之歌孟康曰福

譏切王氏十月之詩刺后族太盛也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篇也留意云逸之戒

師古曰周書篇名也周公作之以戒成王除不急之法下云諱之詔

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

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師古曰虞書舜典曰闢四門明四目言開

四門以致無賢則明視於四方也且不急之法誅謗之微者

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

梅福

而主威奪師古曰君命犯者謂大臣犯君之命外戚之權日以

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

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

比數師古曰言其極多不可比較而數也陰盛陽微金鐵為飛

此何景也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也蘇林曰言之不從

是謂不艾則金不從革景象也何象言將危云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

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

為右師古曰務全安之此為上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

大乃九二

孝之道今廼尊寵其位授以魁柄

師古曰以斗為喻也

斗身為魁

使之驕逆至於夷滅

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之

此失

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

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母若火始庸庸

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熾盛大臣貴擅亦當早圖黜其權也

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師古曰已語終辭

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為

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復上書

梅福

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

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

伏質橫分臣之願也

師古曰伏質斬刑也橫分謂身首分離也

守職

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

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

師古曰景公齊景公

也論語云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入無得而稱焉故引之也

故願壹登文石之

陛涉赤墀之塗

應劭曰以丹塗泥塗殿上也

當戶牖之法

坐

師古曰戶牖之間謂之扆言自扆也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猶言法宮法駕也坐音才則反○宋祁

六十一

百十一

六十一

六十一

六十一

曰自衰當作負衰也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

世師古曰遺留也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

願陛下深省臣言師古曰省察也臣聞存人所以自

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

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師古曰二周東周西周君也六國齊楚韓

魏趙隱士不顯佚民不舉師古曰佚與逸同也絕三統

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張景曰身為燕丹張

良所謀子一世見殺孫謂子嬰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

編編

王克毅夫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毅於宋紹

夏於杞師古曰謂封黃帝之後於前帝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并杞宋是為五帝明

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

廟之主流出於戶李奇曰言其多所謂存人以自立

者也今成湯不祀毅人亡後陛下繼嗣久

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毅梁

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師古

曰事在僖二十五年毅梁所云在祖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為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孔父之

後留在宋者於孔子為祖列故尊而不名也

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

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

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

如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為諸侯則奪其舊為

宗子之事也奪適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是也孔子雖庶可為殷後師古曰適讀曰嫡

傳曰賢

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

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

著災

師古曰尚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

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夫夫開金滕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

海編

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

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

師古曰闕里孔

子舊里也言除此之外更無祭祀孔子者

孔氏子孫不免編戶

師古曰列為庶

也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

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

師古曰素功素王之功也穀梁傳曰孔子素王

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

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

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

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

納初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
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
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十
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
能紀師古曰不自知其昭穆之數也○宋
祁曰求殷後下更有而殷後三字時匡衡
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
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
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

梅福

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
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
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
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
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
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
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師古曰不
合於經也遂見
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

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
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
為殷紹嘉人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常以
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顓政師古曰顓讀與
專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
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
門卒云師古曰其後謂棄妻子去之後

云敞傳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
治尚書經為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
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帝為成帝
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
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師古曰禹絕衛氏

讀與隔同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

以血塗莽第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章
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

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
門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
人葬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官門
人盡更名他師師古曰更以他人為敞時為大
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
葬之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敏音力贍反京師稱焉車騎將軍
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樂布表奏以為掾薦
為中郎諫大夫葬篡位王舜為太師復薦

云敞

敞可輔職師古曰為以病免唐林言敞可典
郡擢為曾郡大尹更始時安車徵敞為御
史大夫復病免去卒于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師古曰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治者有所不為中行中庸也狂狷介也言必不得中庸之人與之論道則思狂狷猶愈於頑騷無識者也狷音子掾反○宋祁曰進取下當添於道二字觀揚

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
過其實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云是

也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也疾時人妄有述作非有實也

胡建臨敵敢斷

武昭於外

師古曰昭明也

斬伐蕪隙軍旅不隊梅福

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殷監

不遠夏后所聞

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今雖無其人尚有故

法可案用也又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時言殷視夏桀之亡可為戒也贊引此者謂梅福請封孔子後是按武

王克商之法而行之又祖秦滅二周夷六國不為立後自取喪亡可為戒也

遂從所好

全性市門云敞之義著於吳章為仁由已

再入大府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故此贊引之再入大府謂初為大司

云敞

徒掾後為車騎將軍掾也

清則濯纓何遠之有

師古曰楚辭

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遇治則仕遇亂則隱云敞謝病去職近於此義也

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參校其有異同並附於古註之下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